

王羲之傳

家世與出身

童年、少年的苦學

從秘書郎起家

會稽內史

蘭亭會

辭官歸隱

仙遊

名垂千古的一代書聖



劉長春著

王羲之傳

劉長春
著



責任編輯 俞 笛
裝幀設計 彭若東

書 名 王羲之傳
著 者 劉長春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
印 刷 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區八卦三路五二二棟二樓
版 次 2008年5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16開（172×245mm）208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 . 962 . 04 . 2761 . 9
© 2008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目錄

獨樹一幟的歷史人物傳記

——序劉長春著《王羲之傳》 陳振濂 10

與“書聖”相見於悲欣交集處

——讀劉長春先生《王羲之傳》 林非 14

家世與出身 17

童年、少年的苦學 35

從秘書郎起家 57

會稽內史 84

蘭亭會 102

辭官歸隱 121

仙遊 141

名垂千古的一代書聖 164

附錄一：王羲之年譜簡述 200

附錄二：主要參考書目 201

後記 203

圖片目錄

王羲之像	1
晉·王導《改朔帖》	19
晉·王敦《蜡節帖》	22
晉·王恬《得示帖》	26
三國魏·稽康《想雨帖》	29
晉·王洽《仁愛帖》	32
晉·王珣《伯遠帖》	36
晉·陸機《平復帖》	39
晉·王廙《祥除帖》	40
晉·衛鑠《和南帖》	42
三國魏·鍾繇《薦季直表》	45
晉·索靖《月儀帖》	46
漢·張芝《章草帖》	49
晉·郗鑒《孝性帖》	51
三國魏·鍾繇《宣示表》	52
王羲之《得示帖》	54

王羲之《旃闕胡桃帖》（敦煌石室本）	56
王羲之《周益州帖》	58
晉·庾翼《故吏從事帖》	61
王羲之《遠宦帖》	63
王羲之《遊目帖》	64
王羲之《月半帖》	67
王羲之《秋月帖》	69
王羲之《孔侍中帖》	70
王羲之《適得帖》	72
王羲之《司州帖》	75
王羲之《樂毅論》	76
王羲之《三月十三日帖》	79
王羲之《長風帖》	81
王羲之《大道帖》	82
王羲之《初月帖》	85
王羲之《四月廿三帖》	86
王羲之《黃庭經》	89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90
王羲之《妹至帖》	93
晉·謝安《淒悶帖》	94

王羲之《二謝帖》	99
王羲之《上虞帖》	106
王羲之《半截碑》	111
王羲之《雨後帖》	114
王羲之《定武蘭亭序》（吳炳本）	119
王獻之《鵝群帖》	122
王獻之《鴨頭丸帖卷》	125
王羲之《秋中帖》	128
王羲之《先生帖》	131
王羲之《寒切帖》	134
王羲之《其書帖》	138
王羲之《喪亂帖》	142
王羲之《足下家帖》	144
王羲之《飛白帖》	147
王羲之《家月末帖》	148
王羲之《藥草帖》	151
王羲之《昨見帖》	152
王羲之《七月帖》	154
王羲之《此事帖》	158
王羲之《三藏聖教序》	161

王羲之《平安帖》	165
王獻之《中秋帖》	166
王羲之《奉橘帖》	169
王羲之《姨母帖》	170
王羲之《蒸濕帖》	173
王羲之《十七帖》（上野本）	176
王羲之《行穰帖》	179
王羲之《荀侯帖》	180
西北漢簡	183
王羲之《腫不差帖》	185
王羲之《長平帖》	186
王羲之《頻有哀禍帖》	189
爨寶子碑	190
爨龍顏碑	193
王羲之《蘭亭序》（馮承素摹本）	196
王羲之《蘭亭序》（虞世南摹本）	197
王羲之《蘭亭序》（褚遂良摹本）	198
王羲之《蘭亭序》（褚遂良黃絹本）	199

獨樹一幟的歷史人物傳記

——序劉長春著《王羲之傳》

陳振濂

王羲之是中國書法史上最耀眼的明星大師。幾千年來的書法史，幾乎就是一部以王羲之為開山祖的書法史。曾經有論者認為：中國書法史在過去是由文字書寫史與藝術書法史兩部分構成的。文字書寫史包括從甲骨文、金文、秦篆、漢隸以下的發展史，其特徵是文字字體演變頻繁，篆隸草章直到楷書；且書寫者（書法家）不留名，沒有名家意識與名作概念。而藝術書法史則當從魏晉南北朝的張芝、鍾繇開始，王羲之是第一位標誌性人物。這一時期文字字體演變幾乎停頓，但書法藝術的追求卻被大力張揚，而且名家、名作的意識極強，迄今為止，仍未消歇。如此一來，則自王羲之開始才有書法史（而不是文字書寫史），於是才会有王羲之是中國書法史的“開山祖”之一說。雖然這樣的說法未必全面，但即此已可看出王羲之的超等重要性與超等影響力。

關於王羲之的威望與影響力之巨大和無與倫比，學者們有各種說法。比如有說他是因為唐太宗推崇才成為一代書聖的；又比如說他是因為有龐大的王字書風追隨者代不乏人才成為經典傳統的……但種種說法也未必都盡然，比如王羲之迄今為止並無一件真迹傳世，流傳的皆是摹搨與刻搨。這樣的境遇，本來是不利於他作為經典與偶像的；又比如，王羲之一生既有世胄貴統之文化優越，又有憂患疾苦之生涯窘迫，其生平很難一以概之。即使是做官，也遠遠不足以震燦天下，更沒有挽狂瀾於既倒的赫赫功業。像這樣的形象，本來也是和“千古一人”的書聖至高地位不相侔的。而我以為：王羲之之所以成為今天的王羲之，實在是因為他有一卷《蘭亭序》和有一個浙江紹興蘭亭的存在。

有趣的是：《蘭亭序》的傳世，如果僅僅是真迹流傳，有如《祭侄稿》之於顏真卿、《黃州寒食詩帖》之於蘇軾一樣，也無非是有一份經典而已。但《蘭亭序》卻是一卷摹本，原迹據說“已入昭陵”，後世為它的真假對錯等等聚訟紛紜，於是陡然增加了許多懸念，它竟成了一個不知謎底的千古疑案，按今天的話說，是成了一個“公共話題”。又以有了一個“蘭亭”之地，山明水秀，天朗氣清外加曲水流觴，於是就有了以修禊為主的千年民俗風氣的流傳。這等於每年在替王羲之開“紀念會”。有《蘭亭序》這樣充滿懸念的經典，又有“蘭亭”這樣的不可再生的獨特人文“空間”環境，王羲之才有可能從一個藝術專業圈中的聖賢，轉型成為大歷史中的偉人。前者雖然地位尊崇，但影響力不出圈子之外；後者則是偶像與神，家喻戶曉，萬代楷模。只要蘭亭地方的山明水秀不變，只要三月三的上巳修禊、曲水流觴不變，則王羲之必然永恒。

迄今為止，研究王羲之的著述論文汗牛充棟，有研究他的家族興亡、門閥身世的；有研究他的南渡與到會稽以及當時行為的；有研究他仕途不順遂、與世俗難相俯仰的；有討論他與庾、謝、郗諸門的關係的；有研究他傳世尺牘的流傳經過的；有專心於這些墨迹尺牘文辭含義的；有研究收集關於他所書《蘭亭序》的相關傳說的；有研究他與魏晉玄學、清談之風的關係的；有研究他與王獻之、王氏子弟之關係的；有研究他與衛夫人的師承、乃至他與鍾繇、張芝的關係與書風來源的；有研究他在後世為何受唐太宗追捧史事的；有研究二王書風、魏晉筆法在後世的傳承的；當然，還有以他為出發點，去研究《蘭亭序》之真偽，宋代“蘭亭學”學術史等等的……但儘管有如此多的各種五花八門的角度，我們卻還是希望有一部對王羲之生平作系統介紹與研究的著作，使學界對王羲之有一個完整而全面——尤其是一個相當“人文”的印象。

寫人物評傳可以有兩種寫法。歷史學家寫歷史人物評傳，一般會採取幾種不同的視角：由於是歷史人物評傳，崇尚實學者會先從年譜年表出發，尋找到傳主生平的基本脈絡，然後“照單抓藥”，形成“傳”再加上“評”。它的特點是處處坐實史事，十分可靠，但卻難以勾畫人物的音容笑貌與面對許多人生際遇時的心理活動狀態——因為許多史實在被記錄下來之後，都只表現為一種記錄結果，

但還有大量豐富生動的過程變化、可預料的變化和未可逆料的隨機的變化，或許還會有改變原定結果的變化，卻不可能在史書的詞條記錄上呈現出來。因此，相比於即時的事物、生平的變遷而言，年譜式的忠實可靠的人物傳記，過於平面化，通常也是不那麼可愛、不那麼生動活潑的傳記，它的可讀性不會太強。而另一種方式，則是依據歷史人物流傳至今的幾個生平轉折的基點，填補上原有的空缺與不為後世瞭解的細節與過程，在缺乏史料與史實（或在需要人物“劇情”生動活潑）的情況下，加入許多空泛的想像，作一些無傷大雅的“戲說”。由於許多想像與戲說是今天的作者所為，於是它很難真正找到古代當時的感覺，遂蛻變為以今人想像之“戲說”，去填補古人傳主在古代的生涯“空缺”的尷尬來。這樣的人物評傳，好看是好看的，縱橫八極，趣味橫生，只不過從反映人物本身的真實性而言，卻是大有可慮的。

也許，站在書法史家的立場上去看王羲之，又可以把他看作先是“書聖”其次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坊間又有幾種王羲之傳論的著作，是有意“忽略”其人物歷史的發展軌迹而着重於其書法師承、傳世經典以及藝術成就之類。這樣的“傳論”，卻又太像書法評論，藝術批評的角度較明顯，但作為歷史人物的脈絡與線索，卻又顯得不太完整，謂為《王羲之書法評傳》可，謂為《王羲之傳》則不可。

劉長春先生的這部《王羲之傳》，是一部極有才華的作家的精心佳構。這不僅是因為：劉長春先生本人在文學創作方面已有相當的研究積累，他的許多散文與學術隨筆，在文學界已有相當的聲望與令譽；而更為關鍵的是：他還是一位在一九八〇年代即投身於“書法熱”的資深書法家，當年也曾作為“書法青年”為書法而熱血沸騰奔走呼號過。在浙江書法界，他同樣是資深人士。如果不是因為曾擔任過相當的行政職務，本來應該是文學界與書法界的名流。現在由他來寫這部《王羲之傳》，以他在文學上與書法上都有三十年以上的雙重積累，自然是十分合適和妥貼的。

過去我們看書法家寫的古代書家評傳，對書法講得頭頭是道，但在刻畫人物性格、分析思想活動、理出傳主人物一生的出處行藏等方面，則顯然遜色得

多；至於要做到文采斐然，頌之滿口餘香，更是難以企及。而我們再看單一的文學家寫的古代書家評傳，關注的倒是歷史、人物的大立場，但僅僅把書法材料拿來做點綴，對於像王羲之這樣的“書聖”而言，只是粗略地涉及專業皮毛，卻無法使書法真正地貼切到傳主的人生際遇之中，顯然也是難以避免隔靴搔癢之譏的。劉長春先生的這部《王羲之傳》，能夠以上述兩種模式的利弊作為參照，揚長避短，充分發揮出他作為文學家與書法家的雙重優勢，我以為是可以在目下眾多的歷史人物傳記中獨樹一幟——尤其是在中國書畫史的人物研究與發掘中。畫家“評傳”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即出過一批，為最先進；書家“評傳”則迄今為止所涉者少，寥寥不過三五種，為較後起。是則劉長春先生的大著一旦行世，或許可為時世立一標桿、為學界開一風氣？即使現在還做不到這樣的高度，但我以為：應該有理由對劉長春先生作如此的期許——他的創作狀態正屬良好，他的筆耕勢頭也正健旺，假以時日，當別人還不太在意之際，或許他就可能悄悄地積累日月、積累筆墨，以跬步積為千里之行，以小流積為江河之淼。

猶憶去歲盛夏我曾有台州之行，當時應邀演講的主題，好像是關於“城市文化”方面的內容。演講休息時，許多聽者熱心提問的，卻是書法問題，並以演講未以書法為題而遺憾。劉長春先生也在席。而我僅停留幾個小時即匆匆返杭城，未能與長春先生深入討論，我亦至今引為遺憾。在台州的幾個小時，腦子裏不斷閃現出的，卻是魯迅先生所提到的“台州式的硬氣”。台州士風、民風“硬氣”，做學問也未必不“硬氣”。劉長春先生幾十年筆耕不輟，正是這樣一種“硬氣”的性格使然。我衷心祝他在人物傳記、在以書法為母題的寫作中，也時時體現出這樣的“硬氣”。立定腳跟不放鬆，則在當代書學理論界，他應該是能獨樹一幟的。

是為序。

二〇〇七年九月澳門返里
於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

與“書聖”相見於悲欣交集處

——讀劉長春先生《王羲之傳》

林非

長春先生從台州寄來還飄散着墨香的《王羲之傳》原稿，我輕輕地取出文本，在炎熱的天氣中，興致勃勃地閱讀起來。

長春先生既擅長散文創作，又精於書法藝術，由他來撰寫這位“書聖”的傳記，一定會筆底生花，才思橫溢，在清朗雋永的文字之間，訴說出多少對於文化和生命的感悟。他於前年出版的《書家列傳》，已經讓我讀得津津有味，頗受啟發，時常盼望着能夠繼續讀到他的新作。

正是在此種流連忘返的情緒中間，我讀完了這部傳記。一邊仔細揣摩，一邊擊節讚賞，真佩服他把握歷史和描繪人物的能力。他寫出了一千六百多年前那個充滿戰亂和災難的歲月，寫出了王羲之骨格清奇的人格之美、孤高之美和書法之美。在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裏，在高門望族與名士顯宦的生活圈子裏，當儒學衰微、道家思想瀰漫於人們的心靈之際，王羲之無論是為官、為人，是如何堅持自己人生的理想，如何發揮出自己天賦的才智，經過刻苦的磨練，最終成為中國文化史上最為傑出的書法大家的命運和記憶，在我們的閱讀中復活了。從時代環境的勾勒和渲染，直到人物性格的刻畫與摹寫，在長春先生的筆下，都顯得多姿多彩，而又順理成章，這樣當然就容易受到更多讀者朋友的認同和喜愛，並且會深深地留存在心中，增添了自己對於華夏傳統文明的理解。

讀完了長春先生這部形象生動而又涵義深遠的傳記之後，確乎是將我原來對於王羲之零星的記憶，很通暢和完整地貫通起來，還令我回憶起五、六十年前瀏覽《晉書·王羲之列傳》和《世說新語》時的種種情景。“溫故而知新”。應該

說，這種閱讀效果，完全要感謝長春先生如此靈動和成功的書寫了。

在當時那種紊亂、殘酷與幽暗的社會環境中間，正統儒學逐漸顯出了自己迂腐甚或是虛偽的精神面貌，從而失去了維繫人心的作用，於是主張自由解脫與放任無為的老莊哲學，開始得到廣泛的流傳。在這樣充滿了動盪和惶惑的時代裏面，王羲之確實是一位很值得尊重的歷史人物。他面對着到處瀟灑的談玄論佛的氣氛，卻很清醒地反對沉溺於清談的風尚。他跟謝安訴說的一席話語，認為“虛談廢務，浮文妨要”，主張在當時“四郊多壘”之際，“宜人人自效”，真可以說是關懷現世的黃鐘大呂之音。還有他那篇著名的《蘭亭集序》，對於如何生存於人世的哲理，也懷着一種積極上進的心態。他雖然並不熱心混迹於仕途，還屢次辭讓，可是在官場任職之時，卻經常上書朝廷，力爭減少繁重的賦役，還開倉賑災，十分關心民間的疾苦，真是難能可貴，堪稱楷模。從入仕到辭官歸隱，長春先生確乎成功地把握了一個孤獨與強韌的生命的的心路歷程。他不是“臉譜化”的簡單描寫，而是深入到歷史與時代中，寫出了王羲之人性與內心的複雜性。

又因為王羲之生活在這樣較為自由和曠達的社會風氣之中，就更容易保持自己天真爛漫與不諳世事的本性。譬如當那位跟他早已存有嫌隙的王述在升任揚州刺史的時候，因為自己任職的會稽內史，就得受其管轄了，王羲之氣憤難耐之際，竟絲毫也不顧設置地方官吏的慣例，派人去朝中請求，將會稽郡劃離揚州刺史的管轄，而置於特地為其新建的越州之下。如此荒誕的念頭，自然受到了諸多名士的譏笑。不過從這樣的笑聲中，卻也見出他心靈的深處，蘊藏着一種超凡脫俗的品性。可是，長春先生不說“荒誕”，卻說是“天真與幼稚”，還說“慌不擇路的時候，誰都會有些可笑的舉動的。我說王羲之‘幼稚’，也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呀！”——這就是貼着人心的一種體恤，是“以意逆志，是為得之”的一種感悟。類似這樣的文字，在這部傳記中是不乏其例的。

在長春先生的這部傳記裏面，對於王羲之書法藝術的闡述和評價，自然也

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貢獻。在那個人的自覺的時代，“這優美的自由的心靈找到一種最適宜於表現他自己的藝術，這就是書法中的行草。”長春先生又說：“時代給了王羲之一次機會，而且抓住了這一機會，在他的筆下，有些人認為不可能的東西變成了可能。”——這一論斷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通過反覆比較、研究而得出來的。這對於讀者朋友的欣賞書法藝術來說，一定會具有借鑒和啟迪的作用。在書中印製得很精美的幾十幅圖片，正好就可以很方便地開始觀摩與領悟王羲之書法藝術的奧妙了。

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曾言，歷史學比其他學科更能激發人們的想像力。讀長春先生的《王羲之傳》，與“書聖”相見於悲欣交集處，使人思接千載，浮想聯翩。好在我們已經打開了這本書，如果每一個讀者都能讀出自己心目中的王羲之，這是一樁多麼有意義的事情啊！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北京靜淑苑